

胡王 抄

18. 6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华容文史资料

第 四 期

政协湖南省华容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廿五日

目 录

- 一、苏区时期的华容教育 1
- 二、《难忘的历程》之三：
“东山中学救亡旅行团”北上延安 4
- 三、华容抗日史上的一曲壮歌 10
- 四、解放前华容的所谓民主选举 13
- 五、华容县历届知事、县长录（二） 18
- 六、读者、作者、编者 20

6.

胡王 抄

15. 6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华容文史资料

第 四 期

政协湖南省华容县文史资料研究会编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廿五日

目 录

- 一、苏区时期的华容教育 1
- 二、《难忘的历程》之三：
“东山中学救亡旅行团”北上延安 4
- 三、华容抗日史上的一曲壮歌 10
- 四、解放前华容的所谓民主选举 13
- 五、华容县历届知事、县长录（二） 18
- 六、读者、作者、编者 20

6

苏区时期的华容教育

黎元著

华容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九二九年春至一九三一年夏，在党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文化教育工作如同其他各项工作一样，出现了如火如荼的大好局面。其主要有下列特点：

一、设立各级文化委员会。

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二日（农历九月初一），田贺龙、周逸群等领导的洪湖苏区的红军一举攻克华容县城后，随即中共华容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即成立，设立了各级文化委员会。县文化委员会由五人组成，订有：委员长贺涤非（中共党员）、委员范少英（中共党员、县政府秘书）、蔡大斌（中共党员）、范浚怀（湖南新宁县人）、万寿仁等。各区文化委员会由三人组成，各乡设文化委员一人。

二、举办师资培训班。

县文委会根据上级指示，于一九三〇年十月尾在县城隔岳庙举办了第一期师资培训班，四十名学员由各区选派。该班原计划办六个月，因时局紧张，仅办到年底结业。经考试合格的学员由县文委会统一分配到各地，再由各区乡文委会进行具体安排任区乡文化委员或校长、教员。第二期师资培训班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在状元街开办。不久，又迁至石华堤四石岭，三月份结业，学员约五、六十人。这些学员虽只通过短期训练，但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高度的政治觉悟，在校为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抱朴献身精神，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办区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师资培训班的校长由县文委会委员黄泽华兼任教员王安走文

委会的成员。

师训班开设的课程和任教人员有：国文（万寿仁），教育学、社会发展史、算术（蔡大曦），政治经济学、苏维埃宪法（范少英），军事体操、音乐（宛淡怀）。所用教材，除“苏维埃宪法”、“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由上面发来的外，其余均由县文委会自行编印。

三、创办列宁小学。

一九三〇年华谷县办区范围主要包括东山、格顶砖桥、洪水港、广兴洲、三封寺、板桥、石华堰等革命根据地。从一九三〇年下半年至一九三一年夏，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全县共办了三十多所列宁小学，各区、每乡办一所，大量吸收适龄的工农子女入学，实行免费教育。教员每人每月发三元光洋，有的每月发大米一斛、米金光洋一元，与当地区、乡文委会人员的待遇相同。这些同志，虽然生活艰苦，但他们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

列宁小学的课程米用四、二制，初级四年，高级二年。开设科目有：高级——国语、算术、自然、地理、历史、体育、音乐、艺术、习字、游戏、集会；三、四年级加共产主义。高年级每周授课三十六小时；初级一、二年级三十小时，三、四年级三十二小时。功课时间表和所用教材均由县文委会统一编发。

除算术、自然、艺术等该用米用旧的教材外，县文委会负责编印其余各科教材。编写的原则是由浅入深，由简及繁，切合实际，能够应用。如《国语》课本的内容就多走标语口号及歌词。如第一册的第一课“人”、第二课“法人”、第三课“革命人”；第二册的第一课“产”、第二课“共产”、第三课“共产党”、第四课“共

尸主义”等等，即可见一斑。

一九三一年二月全县办了四所模范列宁小学，一所设二区包家仓（属东山乡），包氏宗祠隔壁的包育荣家。校长易荣国，有三个班。学生近百人，分低、中、高三个年级，所用教材国语、常识是油印本，系石首县苏维埃政府发来的。

另一所设在五区北首寺梁家。校长杨炳东，全校共有六个班，学生二百余人。并有少先队和儿童团组织。参加少先队的是十三岁以上的学生，参加儿童团的是十二岁以下的学生。学生的衣领上钉着一小方块红布作为标志，操舞时每人一根红木棍，还打上红绑腿，显得很漂亮。学生除上课外，还积极参加社会宣传活动，如开大会时负责站岗放哨，维护秩序，到各家各户检查妇女是否剪发剃头。高年级学生还到处张贴标语，捉拿坏人，押着游村示众，组织路队喊口号，学校充满着新的思想性和蓬勃的革命朝气，呈现出苏区人民高昂、上进的精神面貌。

在这以前的一九二九年一月（农历腊月十六），我游击队攻打塔市驿后，在明碧山成立了全县第一个区苏维埃政府和区苏会。一九三〇年上半年在明碧山地区开办了最早的一所列宁小学，校址设在谭家堡，校长谭秋吟（烈士），办一个复式班，学生四、五十人，分甲、乙、丙三等成绩进行教学。此外，在东山乡的侯氏、易氏、泥家岭的黄氏、塔市烟墩岭的方氏、塔市驿的万氏、金氏等宗祠都办起了列宁小学，因战争关系，开办时间不一，教学内容也不尽相同。

四、发展社会教育。

苏区教育，除主要创办列宁小学外，还以各种形式发展社会教

育。如平民夜校、识字班、赤色俱乐部、新剧社等。华容县各区乡都办了识字班，由当地文化水平较高者担任教员，广泛地向群众进行革命教育，扫除文盲。这样更加激发了办区人民的革命热情，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向前发展。

《难忘的历程》之三

“东山中学救亡旅行团”北上延安

罗志雄

“东山中学救亡旅行团”是东山中学宣布停办的当天成立的。那天，朱老召集我们（计有朱允一、朱永阜、朱允丽、吴应刚和我）开会。在分析了面临的形势后，提出了组成“旅行团”的计划。指出“旅行团”的宗旨就是宣传抗日、奔赴延安、学好本领、参加抗战。之后，我们就各自分头准备。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我们应召来到护城朱家台朱老家，又收收了何贤标、田良远、刘守华、蔡仲和四人，加上刚好赶到的刘天锡。王步周，全团有十二人了。在这里，我们整理了行装，制作了团旗，备好了油印机等宣传工具。

十四日，我们每人佩着“东山中学救亡旅行团”的符号，肩挑行李，从护城出发，到达扇子拐对河的保台坑，住在朱老的亲戚手家。当天晚上，中共南华工委书记、南县《工余晚报》社的负责人曾博来了，给我们讲了八路军在华北战场上取得的节节胜利、祖国如何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要我们走出课堂，走上战场，担负起天

下兴亡的责任。第二天，我们讨论了到延安去应有的思想准备。一致认识到要步行三千余里，通过湖南、湖北、河南、陕西四个省，肩挑行李，赤脚草鞋，翻越秦岭，踏遍八百里秦川，还有沿途反动派的重重阻挠，不是光凭一腔热忱就能办到的，而是要有准备吃大苦、受大难、置生死存亡于不顾的精神，才能胜利到达目的地。在丰家住了三天，丰家的儿子丰清典、丰家的亲戚马昌植被我们感动了，也要求参加我们的旅行团，因此队伍又扩大到了十四人。

十七日，我们从扇子场出发，每人的担子约五至六十斤，因为除了衣物，还分带宣传品与学习材料。刘守年负责挑油印机，担子最重，约百来斤。每人都准备了一根好扁担，开头后来在路上又不知换了多少根。头应刚的扁担上还用墨笔写上了“苦力”两字，用“苦力、力行”来勉励自己。通往鮎鱼溪到达梅田湖时，一位住在这儿的女同学严维炳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参加了我们的街头宣传。梅田湖还有一位陈午嵩同学，家里母子两人，生活很困难。他耐心说服母亲后，也申请参加旅行团。可是他已订婚，准备第二年结婚。岳家住在扇子场。他要求我们等两天，好去岳父家说明因远出求学，要求解除婚约。可是他岳父认为等你三年陈教不娶，解除婚约不行。陈午嵩怕因他不知婚约包袱不要他参加，新谎言“已经说好，没有顾虑了”（其实第二年女方才提出男方去向不明，自动改嫁了），吸收了陈午嵩，我们已走十五人的队伍了。在田湖，因为这里群众基础很好，在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和爱国人士的指引与支持下，我们在梅田湖宣传演出了三天，就同湖北石首藕池口出发。

到藕池后，我们即在街头宣传，不少演唱、“对口”等。入集平时，教群众唱救亡歌曲——《松花江》。在余县湖向群众讲解为什么反抗日、要赶走日本鬼子救国救民的道理。有一次，我

在向群众演讲时说：“东北的同胞们，在日寇铁蹄之下受尽蹂躏，凄惨之状，目不忍睹”，回到驻地后，朱老骥鼓励说：“你讲的还不够大众化，向群众宣传说什么‘蹂躏’，应该说日本鬼子杀人放火、奸淫掳抢，不抗日救你不住你的妻子、儿女，你不住你的房屋田地。这样的语言才是群众的语言”，朱老的教导，至今我记忆犹新。

在藕池宣传了两天，然后塘湖英置非沙市，这时听说华各的城王武装正在去辰四境追赶我们啦！到了沙市，一下下艇子，舟子就在街头齐唱：《中国不会亡》。不料这响亮的歌声触动了——一位姓朱的伪警察局长（湖北石首人）。他立刻介绍我们住旅馆，并拜访我们的领队人朱老。在谈话中，他问朱老：“你走哪一派？”朱老正色回答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之下，全国一致抗日，走不分内外、不分党派的。”那位警察局长则回答说：“因为我们走同派，我走同你族谱上的派。”朱老见这个迂之态，言行诡诈，深觉沙市复杂，不可久留。第二天大天亮，就率领我们离开沙市，进驻荆州。

当时的荆州，因敌机空袭频繁，白天无一敢出城，商店们晚上才回来营业。我们在警报声下，白天与抗日标语，晚上往茶肆酒馆取街头作宣传。古老的荆州城墙上出现了“坚决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到底！”“向英勇牺牲的抗日将士致敬！”的大幅标语。我们的标语，使沉睡的古城也为之一振。荆州的发展人士、各群众团体都纷纷送钱送米，捐助经费。在荆州宣传了一周后，我们又向荆门进发。在荆门宣传了两天，然后奔向襄樊。襄樊是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驻地，司令长官是李宗仁。到襄阳后，我们住在城内一所中学里。在襄阳古老的城头上，我们写着：“拥护蒋委员长坚持抗战到底！”这是给李宗仁看的。因为我们的抗日民

族统一阵线是团结国民党的进步力量，打击他的反动势力。谁不坚持抗日，谁不拥护谁。一天，朱老正在起草《告蒋委员长书》，呼吁抗日。吴应刚正在刻与传单，我们都在拟写宣讲材料。忽然敌机临头，低空掠过，机枪哒哒地扫射，弹片四溅。我团住的这所学校，墙被炸倒，玻璃全部震碎。但同学们仍照常工作，处之泰然。敌机过后，陈午高、朱永阜等在操场里拣到两个炸弹尾巴，朱永阜说：“这是敌人屠杀我同胞的铁证，我们要把这钢磨磨成刀，和敌人血刃相见。为同胞复仇！”这是敌人给我们送来了活教材。同胞们的房屋在燃烧，有的血肉粘在墙上，有的肠肚挂在杵上，尸横街头，苦守天，母寻子，啼哭之声惨不忍闻。我们高呼：“要为死难同胞复仇！到前线去！杀鬼子去！”群众和我们汇成了一片巨潮，悲壮的口号声震天一片。这时，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副官朱永阜派人和我们联系，邀请我们在五战区搞宣传。朱老得三叔祥：这些青年走到大后方西安去投考学校，是一支激于爱国热情的义务宣传队。五战区的部分爱国军官，也被我们的抗日救亡精神所感动，非常同情我们。适逢李承仁的87师开赴陕西商县，他们建议我们和该师并肩前进。这样，我们就一同经光化去老河口，入河口又经谷、内乡、西峡，然后进入陕西。走商南、龙驹寨至商县。在商南县入兰田时，我们看到了国民党的大幅标语：“只有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知道已近入胡宗南的统治地区，离西安不远了，于是加倍提高警惕。

西安城对于我们走入地午线，又有胡宗南的军警职务往米如梭。我们在雨夫，刚放下担子，就找来了几个战士，满口谈吐，他们似乎很热情地把我们带到一所学校，要我们住下来。谁知一住进去，便发觉这房子前面虽走空着的，后面却设立着国民党西安绥靖司令部政治部。他们表面上欢迎我们，并派一个科长与朱老祥谈，要

们留在他们的政治部，成为他们的政工队，分别给少尉、中尉军衔。朱老当即向他们解释：这些都是失学青年，来西安投考学校的。在这紧急情况下，朱老于次日清晨，就去找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可是在反动派壁垒森严、特务林立、人地生疏的西安，不知办事处的地址，向何处寻找？这时，朱老总中生智，先找驻西安的国民党十七年军长刘超祺（他是东山中学董事，朱老时好友，后在西北解放时起义。），打听到他住在崇文路二十八号国民党副总高桂芝的公馆，找到了刘超祺，朱老才知道，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设在集贤庄。这天下午我们就悄悄地转移了。八路军办事处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我们被安排在汽车队伍下来。第二天，办事处负责同志江治代表党和八路军总部、代表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同志来欢迎我们，祝贺我们胜利到达。晚上宣布：朱老由办事处派汽车送往延安总部，不允一、朱永平、朱永福、吴应刚、刘守华、田良远、何贤标、陈午嵩、步志雄、蔡仲和、马昌樵、丰清典、刘天德十三人（王步周在襄阳离开了队伍，没有到达），这三原县安吴堡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举办的青年训练班。

次日清晨，万里无云，火红的太阳照耀着我们，办事处备了马车，每十人都兴高采烈满腔热情地步上征途，开始新的生活。

青训班主任是冯文彬同志。在这里学习一月后，我和田良远、陈午嵩、何贤标四人由青训班保送去延安抗大。一九三九年二月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司令部会到了朱老。朱老拿出毛主席用铅笔写的亲笔信给我们看，信的大意是：祝贺东山中学救亡旅行团胜利到达陕甘宁边区。毛主席的信，使我们感到无比的自豪、无比的温暖。

我们一行十五人，经过历时五十余天，行程三千余里，穿越四省、一百五十余城镇的长途跋涉，今天终于来到了党中央的身边、毛主席的身边，终于胜利到达了目的地！

后来，陈午嵩、何贵标两同学抗大毕业后，在华北战场上以青春和热血，为祖国为人民作出了可歌可泣的贡献。其余刘多安同学经过了战争年代的风风雨雨，现在都已成为革命胜利后的留守，正在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作新的贡献。

（未完，待续）

华容抗日史上的一曲壮歌

——佛寺岭反扫荡战纪实

蔡中和

一九四三年的三月，侵华日军占领我县的情形和占领其他各区一样，不费一枪一弹望着国民党军溃逃的背影长驱直入。县内一幅活生生的“推背图”。正当日军踌躇满志的时候，我党领导下的日游击队——江南挺进支队，象一把锋利的尖刀插向了敌华容县的背面——东山——老革命根据地。

东山是横亘于我县东北的一座大山，它东西向长达五十余年，南北向宽约三十余华里。其间，峰峦迭耸，峡谷绵密，林木繁茂，荆棘丛生；内涵有大小不等数十处盆地。真有峰回路转，曲径通幽，柳暗花明，村舍映然的天然景色。在大革命时期，这里曾是革命人民反围剿粉碎蒋介石“围剿”的战斗堡垒，曾经锻炼出众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保存和积蓄过大批革命有生力量。从抗日游击队回来后，这里的民族抗日活动更是如火如荼。因此，日军把这块革命圣地视为眼中钉，曾多次扫荡。由于我军长期斗争，充分地利用地形的险峻复杂，巧妙地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敌多次扫荡战始终未能得逞。

一九四五年八月上旬的一天，侵占我县日军不知什么原因，已临头顶，仍然野心不死，妄想扑灭我县人民抗日的烈火。由兴洲、贾家凉亭、墨山铺三处日伪军约一百八十多人（其中，日军六十二人；伪军一百二十多人），准备向我东山中心地区——三仙岩进行扫荡。我军得到这一情报后，支队长郑怀远同志部署了六个连队的兵力，埋伏于日伪必经的佛寺岭峡谷两侧，准备让敌人进入伏击圈后，一举歼灭。另派有部分兵力埋伏在通往华容、石官田路口，准备战斗打响后堵截敌伪来自华容、石官

的救援。狡猾的日军把一百多个伪军象猎犬一样摆在前面寻找目标，本部人马则相距这群猎犬约两华里，尾随在后。不巧的是，这群猎犬在走出山口不到三华里的翟家铺子与我防御伪伪增援的游动哨两相遭遇，接上了火，战斗提前打响了。这时，埋伏在两边的战斗员只好一齐出动包围过来，一时间，拼搏刺刀的喊声和炸豆般的枪声响成了一片。这些民族败类那里挡得住我军的英勇拼杀，不到一刻钟，一部份伪军便死得其所，其余则溃不成军地送命去了。

正当我军与伪军激战时，日军中尉队长藤田〔注〕知道了我军埋伏，命令日军往东南方向的山上冲，企图占领制高点保存自己。没料到在这山脚下的金家屋场我军早有埋伏，日军要冲上山必须经过屋场，因而遭到了我军伏兵的阻击，当场打死三十多人。形势使日军知道冲上去是冒险，不冲上去则有全部被歼的可能，因而不得不“困兽犹斗”地拼命冲。最后一小股日军冲到山腰发现了一个山洞便钻了进去。洞口有几块伸出的大岩石，他们便先藉这天然工事进行负隅顽抗。我军战士眼看这放穷凶极恶的野兽已成瓮中之鳖，国仇家恨齐上心头，个个争先恐后向上冲杀。由于顽敌占据了有利地形，我军在这里牺牲了一部分同志。参谋长郭永怀的胸子从伤口掉了出来也不肯下战场。排长万作仕看到牺牲了同志，参谋长也阵亡了（当时认为郭已无法抢救），气得把上衣一甩光着膀子带了三个手榴弹大喊一声说：“让老子一个人去消灭这些杂种！”一马当先，全排战士也跟着匍匐前进。万爬到距敌十米来远的一块山下向敌投出第一颗手榴弹，炸死了好几个日军。不巧的是第二颗不响，第三颗又不响，这时日军投出了一批手榴弹，机枪、步枪也随之扫射下来，我军伤亡很大。万排长这个贫苦出身英勇杀敌的优秀共产党员就牺牲在这里。最后只剩下副班长吴本忠和三个战士了，不得不王

动撤退。当他们撤到离山口不到二百米的方家岭时，碰到了郑怀远同志，吴即汇报了上述情况。为了抓紧时间消灭敌人，避免日军堵截后造成更大困难，郑将警卫排和其他强壮战士编成一个三十多人的战斗队，从肖家套向山洞方向冲杀上去。由于地形对我不利，第二次冲杀又告失败。一部分战士便死伤在肖家套。敌我双方相持了三个多小时，支队长郑怀远觉悟到硬冲不行，正准备改变策略退回敌后包抄时，忽从望远镜里发现了来自华岳方向的日军救援部队。战机已失，只得留下几个便衣侦察员隐蔽在荆棘中观察敌情，把王为部队向明碧山方向撤走了。山上的日军等到他们的援军到达后撤下时只剩十二个人了。他们抬着一个头目的尸体，剩下几十颗死亡日军的头领，垂头丧气地与援军会合，不敢向我根据地丝毫靠近一步，便仓皇狼狈而逃。

这次的伏击战，我军虽然付出了死三十六人，伤二十余人的代价，战绩仍然是辉煌的。共打死日军五十八，伤军三十多人；击溃伤军一个连，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特别在敌万士气上，大大长了民族抗日的士气，大煞了日本侵略者的威风。永远成为我县民族抗日史上的一曲壮歌。

「附记：本文系作者采访郑怀远（原任湖北省保安主任，现已离休）、吴本思（原江南挺进支队司令部副班长，现任钱粮湖农场党员干部，兵要在战斗中给我军送过饭）、付经芳（原江南挺进支队侦察员，现任东山乡供销社工会主席）、刘治春（东山乡解村村老支书，曾于战斗结束时到达战场）等同志，根据口述材料整理而成。本稿在文字上作了一些修改。」

注：原田：曾驻军墨山堡。一九八三年四月，他带领六六八人代表团访问我县，并在墨山缅怀抗日军战死者。

解放前华容的所谓民主选举

潘志甲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急于坐上总统交椅，笼络民心，大张旗鼓地在全国范围内搞所谓“还政于民”，其手段之一就是实施“民主选举”，此风立即吹遍全国。事实上那根本不是什么“民主”，那是国民党“槽里无食猪拱猪”的集中表现。狗咬狗的党团斗争在此时也就显得更尖锐了。他们都是强奸民意不择手段地拉拢选票。不信，请看当时华容的选举情况。

(一)

一九四六年华容伪县议会是由议长何文采、副议长刘开国、秘书万鹏及全县二十八名参议员⁽¹⁾组成的，这里首先谈谈议长的选举。

华容那时地方派系甚多，尤以东平及青湖两大派别为最。东平系以刘卓炎为首，凭借伪国民党的势力；青湖系则以张耀环为首，依附于伪三青团，把持县政、垄断一切。因此东平和青湖的斗争实际也牵涉到国民党和三青团的斗争。当时我主持伪三青团的一项任务就是要运用三青团，获得华容选举的胜利。

一九四六年一月，华容县由伪县长周更生、国民党市党部王凤山及我等为首组成选举事务所。为了控制选举，在《选举法》中对选民及候选人的审查是很严格的。规定了年龄、性别、种族、居住年限等这样或那样的限制，特别是不具备党团组织的人是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的。经过周密准备，华容参议会正副议长的选举程序终于在一九四六年三月的一天于县府会议室拉开了。国民党东平派的刘开国、三青团青湖派的何文采以及华容“三老”贺尧、罗文藻、袁

立凡等人也参加了竞选。选举结果是何文采以十六票当选为议长，刘升国以八票当选为副议长，而贺、袁等人虽在华容人心占有一角，但由于缺乏竞选的支持而终告败北。事后有人编了一段顺口溜：“四牌楼，荷花地，对门两参议（指王智高、刘延安）科员（指何文采）升议长，民意！什么民意？张愿（指张雄环）。”

（二）

议会正副议长选举的这一幕刚告闭幕，接踵而来的选举“省参议员”的那一幕又拉开了。但这走一幕较议长选举更为激烈的竞选。全县风云人物有的有自知之明，退避三舍，主动“让贤”，有的虽做美梦，但失党团支持，一腔热血付东流。故正式由党团提名报经上级领导审核圈定的候选人只有刘卓炎、王凤山、周仁三人。我们在选前作了如下估测，权衡比较：

周仁是私立南山中学校长，桃李满园，在华容教育界德高望重，沈周又和湖南三青团头目周天贤交往密切，得“周”青睞。于是省团函电命我支持周仁，“只准成功，不准失败”，我当唯命是从，及时召开区分队骨干以上的核心会议，传达指示精神，组织刀宣，为周活动。周仁也当仁不让，一面多次出面发表演说，阐明竞选观点，另一面不惜巨资，在华容东门面禅寺内请酒数十桌，大宴全县官吏及所谓地方“父老”。刘卓炎虽走东平首领，任过华容县党部书记长达十余年，但刘发展的党员有的已死，有的投敌当了汉奸，到抗日胜利时，仅幸存党员不过二百人，且多是老弱；另外刘新跟斗，刚摘乌纱⁽²⁾，人走茶凉。王凤山是现任党部书记长，虽有国民党做后盾，但上任伊始，实力也未见强，连竞选议会参议都失败了。这次有人认为他是削尖脑袋往里钻，三足鼎立，周仁既有三

团支持，又受各界拥护，我们都认为“省参”一席，鹿死谁手，不了几分把握，周仁也自认为是稳坐钓鱼台的神情了。可是鄧岳料到王凤山为了挽回众会竞选的局面，在背后与其智囊兄弟王名高、王智高密谋策划采取了几项强有力的措施，使我们成了文二和尚。

(1)、拉拢张耀环：王凤山假借中统之名，密报张有“异党”嫌疑，放出风声，从政治上施加打击；同时又亲自登门拜访，劝解退步。在这种情况下，受三青团、省训政、新生报拥护的张耀环而放弃了竞选省参。如果张参加竞选，那么他会刀控群雄，成为王凤山的劲敌。

(2)、拉拢刘卓炎：由于王凤山阴谋夺取了刘卓炎的党部书记长一职，与刘留有宿怨，这次后道选举，王凤山反向刘卓炎折服，与刘达成协议，即王当选就辞去书记长职务，让刘来借票至再选他；若刘当选王则继续任书记长；若二人第一轮选举每人得少于两票，而未超过半数，那么在第二轮于二人中票数少者，劝其退自己选票议员改投二人中票数多的。事实上，王凤山正是这种才敢竞选的。第一轮选举揭晓，周仁十三票，王凤山八票，刘卓炎七票，按照“君子”协定，故在第二轮投票中，刘卓炎让投自己票的七位党员都投了王凤山，致使王凤山以十五票胜周仁十三票，当选为“省参议”。

(3)、收买议员：王凤山奉八在省建设厅任过职，特准准挂溯洲空白执照，凡投王票者，王即赠送溯洲五百亩执照（其实这是一张无用的废纸，不是溯穀，即能售业）和伪币五十万。王凤山下这么大的赌注，确实起了一定作用，少数恬不知耻的“我行议员”由于受贿行贿，放弃自己原来的主张，投了王凤山的票，进入壁岛，受到舆论谴责。

王凤山绞尽脑汁，终于在这场尔虞我诈的贿选斗争中获胜，成